

因勢利導



阿琴喜滋滋地請我們吃飯，慶祝她 18 歲的獨生女宛宛成功考入醫學系。一提起宛宛，大家交口稱讚，說她像井，像溪，像海。說她像井，是因為井口看似狹窄，卻有着他人難以想象的深度，隨意拋個空桶進去，總能打撈起一桶桶滿滿的知識；說她像溪，是因為她從不張揚，不管什麼場合，總是安之若素，恬淡如溪，臉上看不到一丁點兒張狂；說她像海，是因為她有大海般遼闊的胸襟，常常不遺餘力地向他人伸出援手。朋友七嘴八舌地向阿琴請教教育兒秘訣，阿琴微笑地道出“八字箴言”：“陪她成長，因勢利導。”

有些家長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總是高高在上地擺出一副威嚴的面孔，動輒訓斥，溫順的孩子長大後會成爲一個唯唯諾諾的人，叛逆的孩子則會變成難以親近的“刺猬”。有些家長喜歡製作一個模子，將孩子硬生生地塞進去，將他變長、變圓，孩子完全失去自我，會長成一個缺乏自信而又不快樂的人。阿琴可不是這樣。她刻意把自己“縮小”，縮得和女兒的“高度”一樣，讓女兒把她當成朋友，對她暢所欲言，再因勢利導，進行教育。

她舉了三個深具意義的例子。家里雇用了一名極有愛心的菲律賓女傭呂絲兒，宛宛自小和她感情很好。七歲入學時，老師問宛宛的志向，她毫不含糊地答道：“我要當女傭。”老師在家長日把這事當作笑話復述給阿琴。回家後，她重新問了女兒一遍，女兒還是清清楚楚地說道：“我要當女傭。”阿琴鄭重其事地說：“你如果要當女傭，就得像呂絲兒阿姨一樣，家事樣樣精通。”乖巧的宛宛頻頻點頭。於是，從次日開始，阿琴便逐項教她，鋪床、掃地、擦窗、烹飪，宛宛覺得媽媽是在幫助她完成心願，集中精神地學，心甘情願地做。現在的宛宛，做起家務井井有條，入廚烹飪手藝絕佳，這些都是那時打下的基礎。阿琴說：“稚齡孩子，志願年年都在變，關鍵是當她認真地對你說出她的心願時，你千萬不要指責她、譏笑她、諷刺她，打擊她的信心；反之，你可以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來教育她、引導她。”

上中學後，宛宛成了“追星一族”。阿琴非但沒有強行阻止，反而和她一起追星。王菲和周杰倫開演唱會時，票價再高，她也買票和女兒一起去。在追星的過程中，宛宛學習中文的興趣大大地提高了——爲瞭解歌詞含義，她拼命地查字典；爲了哼唱歌曲，她下苦功背誦歌詞。母女倆一起交換有關偶像的消息，其樂融融。阿琴說道：“追星是成長的一個必經過程，就像水滾了一定會有水蒸氣噴發出來一樣。如果我強行壓抑，無異于火上澆油，她會變得更痴狂。與她一起追星，反而可以近距離地監督她啊！”

中三那年，宛宛深愛的祖母因癌症晚期而猝然去世，深受打擊的宛宛立志懸壺濟世。阿琴順水推舟，給她訂購醫學書報雜誌，帶她聽醫學講座，介紹當醫生的朋友爲她解疑釋惑，終於堅定了她學醫的決心。阿琴認爲，當醫生的如果沒有一顆愛心，只能算是“醫匠”。因此，阿琴帶她到老人院當義工，儘早把一份溫柔放進她的心房里。

陪她成長，母女連心；因勢利導，水到渠成。

不久前，一封言辭懇切的公開信傳遍網絡。寫信人是浙江台州的王女士，她家中失竊，亡夫的手機和電腦也在被盜之列。她向小偷致信，表示不會追究現金等財物的去向，只求對方將手機和電腦中的文件拷到 U 盤里歸還。那里面有她丈夫的照片、工作資料，有“他爲之奉獻過的青春、汗水和心血”，也是 5 歲女兒接近和瞭解爸爸的途徑。

“對我們來說，您拿走的不是普通的物品，而是我們一家人的靈魂安息所在。”令人稍感寬慰的是，警方很快破案，物品歸還原主。

類似的新聞並不少見，有人焦急地蒐尋存有兒子生前錄音的手機，有人買了好多塊電池給亡母的舊手機續航。對事件中的人們來說，電子產品本身的價值並不重要，它們作爲載體所儲存的信息數據才意義重大。

被這類故事打動時，我常常羨慕當下這種在高科技加持下對人對事的珍藏與懷念方式。

我未曾見過我爺爺，卻隨着年歲增長而愈發渴望走近他。這位農村老人沒能趕上信息技術時代，20 世紀 80 年代他病逝時，距離家里買得起膠片照相機還有好幾年。

我爺爺沒留下一張照片，摯愛的大煙槍伴他入了土。牛角煙盒傳到我手里，構成了獨孫女對他的唯一瞭解——抽煙。

我再也找不到更多爺爺的遺物了。他種過的地荒了，拉過的板車壞了，磨過麻油的石磨盤歪在院子一角，手寫的賬本可能在我小時候被我給撕了。再後來，他生活過的村莊拆遷了。

我懊惱自己年幼時不懂事，換作如今的我，即便是從爺爺家的鷄圈刨出來的碎紙片，我也會當成寶貝。就像是新聞里那些被感嘆的舊款筆記本電腦和被小心收藏的手機，東西不一定值錢，只要是親人觸碰過的，于自己就是一種精神寄託與念想。

從我爸和我姑姑的回憶里，我挖掘出爺爺乾淨的手巾、平整的衣角、雋秀的字迹，給奶奶

買的時興布料和給孩子做的炸糖糕。他還有一個油光鏗亮的錢盒子，姐弟幾個全都偷摸過毛票買花生米吃。關於爺爺的外貌，他們卻無法爲我描畫清楚——大腦袋兒、長臉，這是張根本拼不完整的圖。

“你爺爺長得特別像一個廣告里的演員！”我姑說。當我準備上網查詢時，她却想不起來

信息時代的睹物懷人

是什麼廣告了。面對已經 50 多歲的我爹和我姑，我能說什麼呢？會衰老退化的人腦真是太不靠譜了。

電腦、手機之類的電子產品就不一樣了，只要加以維修保養或者做好資料備份，照片和視頻可以永遠清晰如初。在網絡時代，智能設備的作用遠遠不止於保存那些音容笑貌。

如果我的爺爺今天還活着，哪怕他的手機石化、硬盤損壞，我也能在他的美食應用里找到他發佈的炸糖糕秘方，傳承他的手藝，還原他的味道。他的博客也許寫有心路日誌《艱難養育 6 個子女，夫妻如何保持恩愛不吵架》，或者《用故意敞開的錢包解決吱哇亂叫的孩子》。點進我爺爺的短視頻 App 賬號，里面也許還有他練字的獨家教程，以及我爸當年挨揍的直播。

在皮克斯的大會議室里，我們有一張叫作“西一”的辦公桌。這張桌子是喬布斯欣賞的一名設計師選的，桌子的確高端大氣，卻妨礙了我們的工作。

我們經常坐在这張桌子旁開會討論電影製作事宜，30 個人面對面地坐成長長的兩排，還經常有人不得不背靠

牆壁坐着。彼此之間的距離太大，連溝通都成了問題。而那些不幸坐在長桌盡頭的人，不伸長脖子就幾乎無法與別人進行眼神交流，致使靈感也幾近枯竭。除此之外，電影導演和製片人需要接收到所有與會人的意見，因此必須坐在中間位置。而皮克斯的首席創意官約翰·拉塞特、我本人，以及我們最資深的一批導演、製片人、編劇等也必須坐在中間。爲了確保這些人的位置被安排在一起，還必須有專人負責擺席次牌，搞得我們像參加正式的晚宴。

在創意面前，職位和級別毫無意義。但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卻放任這張桌子（以及由桌子衍生出的席次牌慣例）給大家發出另一種訊息：你坐得離中間位置越近，就越重要；你坐得離中心地帶越遠，就越有局外人的感覺，你的發言機會也越少。桌子邊常圍坐得

圓桌的秘密

很滿，因此其他人只能搬椅子靠着牆壁坐下，這樣一來，就將與會者分成了三級（桌子中心位置的人爲第一級，坐在



桌子兩頭的是第二級，連桌邊位置都挨不到的是第三級）。雖然不是出于本意，但我們已然構建了一道屏障，打擊了大家踴躍參與的熱情。

十幾年來，我們圍着這張桌子，以這樣的方式開了無數次會，卻絲毫沒有意識到，這與我們的核心原則完全背離。但是，我們爲什麼一直沒有意識到呢？因爲會議的排位及席次牌都是爲了包括我在內的領導層設置的。領導層自以爲我們的會議能鼓勵大家暢所欲言，而看不到問題的存在，就是因爲我

們沒有被排擠在外的感覺。那些沒能佔據中間位置的人，雖然一眼就能看出座位中隱含的等級尊卑，卻以爲這正是我們想要製造的效果。

一次，我們碰巧圍着小會議室的一張正方形桌子開了一次會，直到那時，約翰和我才意識到我們之前犯下的錯誤。圍在這張桌子的四周，大家的互動

更加積極，溝通更加順暢，眼神交流也更多。大家忘記了頭銜，自由地暢談。這不僅正中我們下懷，也體現出皮克斯的基本信念：無論你的職位是什麼，暢通無阻的交流對你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圍在又長又窄的桌子旁，坐在中心位置的我們竟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做法已經完全背離了這一基本原則。想要進行一次有效的交談，房間里的氛圍是不可小覷的因素，這一點我們心知肚明。本以爲我們已經做足了功課，殊不知我們身處的優勢地位卻仍讓我們對近在眼前的問題掉以輕心了。

認識到這個問題之後，我來到皮克斯的器材設施部門，跟他們說：“拜託了，不管你們用什麼方法，一定要把那張桌子處理掉。”我想要營造出一個更加私密的空間，方便大家暢通無阻地交流，避免有人產生落單的感覺。幾天之後，以一部新影片的重要會議爲契機，我們終於換上了新桌子，問題也迎刃而解了。（摘自《創新公司·皮克斯的啓示》）



畫家長壽的居多。大概是因爲畫家作畫時全神貫注，心無旁騖，摒除雜念，一心只注意畫的色彩、線條、佈局、對比，符合養生之道，因此得享高壽。

一般人雜念多，而且，雜念所涉，多是一己之力所無法控制的事。於是，容易氣躁心煩。日子一久，便百病叢生。

畫家心中所想，全由自己控制。筆如何下，顏色用什麼，佈局如何擺，完全從心所欲，心中自然快樂，連血脈運行也舒暢，身體自然比別人好。

大畫家黃永玉兄可以拿着畫板、色盤寫生，一畫七八個小時，心神完全投入畫作之中。這等於有了七八個小時的

人定境界，對身心健康裨益甚大。

可惜我于繪事無天分，否則寧願捨棄一切當畫家去。雖然對長壽無甚興趣，但對生活中無雜念這事，心向往之。

心雜無念

希望獲得兒子在雅虎郵箱中的郵件作爲紀念，但被雅虎公司拒絕。原因是，雅虎承諾對用戶的賬戶活動情況保密，“即便是在他們去世後”。不僅如此，如果郵箱 90 天未使用，雅虎將刪除這個賬號。賈斯汀的父親只好將雅虎公司告上法庭，這成爲美國數字遺產糾紛的第一案。

在中國也發生過類似爭端。2011 年，一位徐先生遭遇車禍殞命，他的 QQ 郵箱保存了大量照片和與妻子的信件。面對徐先生妻子打

開亡夫郵箱的請求，騰訊同樣沒有鬆口。事關用戶生前的隱私，數據遺產繼承的問題遲遲難有結論。我國目前施行的法律條文只是明確了互聯網數據權和虛擬財產權都屬於民事權利的一部分，對於網絡遺產繼承，還

沒有系統規範的相關立法。這真是一個兩難的選擇。無論我多么好奇和想念，我爺爺也許有很多東西並不想被未曾謀面的孫女窺探。

我曾在網上看到一個悲劇。發帖人在感情深厚的丈夫意外身亡後常常翻看手機中的照片和視頻懷念愛人，直到有一天她點開了手機里的交友軟件，看到丈夫與陌生女人曖昧聊天的消息。

假設有一天我走了，我身後會遺留 5 個微博小號、跨越幾十年的朋友圈、一個雲筆記賬號、一個谷歌相冊和一個快要爆滿的雲盤。這里面埋伏着我爲檢查自身減肥效果的半裸自拍、與舊愛藕斷絲連的聊天截圖、吵架後對男友的抱怨……對我的家人來說，它們可能既是念想又是負擔。

我並不想讓孫輩看到我根本不是他們爺爺的男人親吻的照片，但又捨不得讓他們忘掉奶奶當年的風采。

好在各大互聯網公司都在爲我想點子。從 2015 年起，社交網站“臉書”的用戶可以設置賬號在自己死後注銷，也可以選定一個代理人，負責打理自己去世後的“紀念化”賬號。代理人無法登錄進入逝者的賬號，沒法看到該賬號的任何站內信息，但是可以進行更換封面等操作，以供親友悼念留言。新浪微博允許逝者的親屬接管微博賬號，還會對賬戶進行防盜號保護。有人創建了網絡遺產託管業務，用戶可以把網上賬戶的密碼提前保存在這里，在他們去世後，這些密碼會被提交給事先指定的“繼承人”。

在萬全之策問世之前，我還是準備早做打算，在各種存儲介質中保留我年輕貌美的照片，刪除黑歷史。最重要的是，我要錄制一些真情告白視頻，要用盡全力給家人和未來的家人寫日誌。

畢竟我記得，自小把玩爺爺的煙盒，我總期望從諸如盒蓋背面之類的地方發現什麼隱秘的刻字。我的爺爺沒能留給我隻言片語，這是我和他之間永遠的遺憾。

